

說 彈 詞

李 家 瑞

一、彈 詞 的 起 原

彈詞的起原，不可確考，但因現在存在的彈詞，以楊升庵的二十一史彈詞爲較早，所以許多人就認爲彈詞起原於楊升庵。嘉慶重刻雙金鐲序說：

明楊升庵當遷謫無聊時，作廿一史彈詞，其今彈詞之作俑乎。

這是彈詞本行中人說的話，但文人也有這樣說的，娛萱草彈詞題辭五古詩有云：

昔有楊狀元，正史稽廿二。丹鉛纂錄餘，聊以文爲戲。彈詞此濫觴，俗流紛擬議。

這種說法，在以前是信的人很多，但是我們知道楊氏的二十一史彈詞，是文人仿作的彈詞。自來文人仿作俗曲，一定是在那種俗曲已經流行之後，所以彈詞在楊升庵作書以前已經流行，反可以借二十一史彈詞爲證。稍後則田汝成的西湖遊覽志記錢塘觀潮，百戲中有彈詞，咸晉叔負苞堂文選裏有彈詞小序，孔德學校藏有明刊本彈詞數種，這都是明時彈詞已很流行的痕迹。

更有人很籠統的說：

古之人作詩以寓意，今人作詞以賞心，詩更詞，詞變曲，曲化彈詞。（文明

秋風六美圖等序）

孔子刪詩之後，詞變爲五言七言，又變爲詞曲，令人娛心悅目。辭淺易達，然而若里巷，若閨幃，終難會其情，解其理，所以更著彈詞唱本。（劉成美

全傳序）

這種說法，也講的人很多（見彈詞開篇選粹），但終究是影響之談，不足爲據。

我們從彈詞的音樂和文體方面合看，那在古時有極相似的東西，毛西河詞話說：

金章宗朝董解元，不知何人，實作西廂撈彈詞，則有白有曲，專以一人撈彈并念唱之。

彈詞的歌唱，即以一人撈彈絲絃，說唱間作，其坐位排場，必無一不相似也。但西廂在音樂方面稱為諸宮調，那彈詞即從諸宮調演變而來罷。

諸宮調是一種帶說帶唱的俗曲，在宋代很流行，其文體說白則純是敘事，歌唱則純是代言，說白和歌唱的文字，分行排寫，不標白唱等字。彈詞也有分敘事代言兩體，說白連寫，歌唱斷句，亦分行排寫，兩種俗曲體例的相似，大略如是。

鄭西諦先生以為彈詞源出變文，因為變文也是連說帶唱，但變文是不是一人撈彈念唱，無從得知，似乎不如歌唱情形也相同的諸宮調為近。

二、彈詞體裁的演變

我們在上面說過，彈詞的體裁，有敘事代言兩種，但這不是同時並起的，是先有敘事彈詞，然後漸漸的變出代言彈詞一種。我們看楊升庵仿作的二十一史彈詞，通體都是敘事，每段之前，先有一首曲調，繼後有一段說白，又後方是唱詞，詞都是十字句，分三，三，四讀，也有韻腳，在彈詞中稱為『攢（或作贊）十字』。清初洪昉思作長生殿，記着彈詞，也還是記敘體的彈詞，以至於雍正乾隆時作的梅花夢陶朱富，也還是用作書人的口氣，講述一段故事，所以當時人說彈詞的體裁，是『以記敘行文，用聲詩作曲』（見梅花夢第一回）。繼後出的十玉人傳珍珠塔等，纔合敘事代言雜用，及至嘉慶時代，雲琴閣文明秋鳳等出，始有純粹代言體的彈詞。本所藏有一百四十餘種彈詞，其體裁的時代變遷，不外如此。

彈詞何以要從敘事變為代言呢？因為彈詞原是一種說唱評話，說唱的人，要摹擬書中人的口氣，形容他的神情，不知不覺就作書中人的舉動言談，驚歎應對，寫在書上，就成代言體的文字。我們但看代言體的彈詞，多半是業彈詞者的底本，而文人仿作的彈詞，則盡是敘事體，因為文人的彈詞，不一定要上口說唱的。

在二十一史彈詞內，唱詞都是攢十字（錢濤的百花彈詞亦然），後來纔變成每回開始唱一段攢十字，而書中另有唱詞。因為攢十字都在開始歌唱，所以又名為開

篇，有作七字句者，則又名爲唐詩開篇。在別的地方，稱彈詞爲南詞，則又稱此種開篇爲南詞小引。蔣士銓詩有『三絃掩抑平湖調，先唱攤頭與提要』，即指此種開篇言也。海上冶游備覽也說：

開篇者，編成七言字句，于所說正書以前，先唱一篇，不知傳自何人，永奉爲例，往往一座數先生，先令雛鬟唱開篇，亦有兩雛鬟唱雙開篇者，俟開篇唱畢，乃唱正書焉。

彈詞大半都是整部長編，有分段的，有分回的，有分卷的，性質都是一樣。歌唱彈詞的人，唱到一定的地方，必須停頓息歇，所謂『略略稍停整整絃，□□□□下卷言』，或『我且暫停□□事，下一回另整絲絃再琢磨，』者是也。

三、彈詞的內容

中國小說戲劇的材料，要算佳人才子之事爲最多，彈詞的取材，尤其是這樣。

近人所作彈詞開篇選粹序說：

彈詞得七言詩之遺意，襯字似詞曲，而無詞曲接填之繁。所傳之事，都爲長編，情節則不外才子佳人之遇合，忠臣義士之窮通，離合悲歡，盡屬理想；嬉笑怒罵，悉係文章。

娛萱草彈詞也說：

自從小說演虞初，瞎女盲人徧唱歌。七字雷同千首共，情詞依樣畫葫蘆。大凡及第探花客，多出江湖落魄徒。他若慧心靈性女，花園解佩結絲蘿。或因文筆多平淡，好事偏教故折磨。淑質每遭權貴辱，或逢宮掖選嬪娥。後來團叙榮歸樂，一部全書已看過。

道光刻拱壁緣序也說：

近日文詞小說，類皆踰牆遞簡，男女相慕悅之辭，雷同遍海內矣。

彈詞的內容，可以說十之八九都是這樣。甚至於口裏痛罵佳人才子的事迹，如何的壞，如何的濫，然而他自己的彈詞，仍舊是以男女恩愛之事爲主。如九美图序云：

近時傳奇小說，幾至汗牛充棟，嘗覽其書，不過才子佳人，私奔密約，號爲風

流綺麗而已。寡廉鮮恥，莫此爲甚。

但是他這九美圖的內容，即完全以才子佳人，風流綺麗爲主幹。又如萬花樓序說：自古俚詞巷語，到處有之，往往設立一言，作爲忠孝節義之事，悲歡離合之情，非丈夫困守，即有女世離，其間或置一卑污之士，作爲患難之人，書束隨在皆然也。

可是他這萬花樓，正以探蘭贈芍，離合悲歡爲本義。可知這種彈詞的風氣，已經成爲不可超越的束縛。有人想用忠孝節義之事，來代替這種佳人才子的情節，然而終究忠孝的部分，敵不過情愛的部分。他們的彈詞，仍舊以才子佳人爲主脚，以風情悅慕爲關鍵。描金鳳序說：

近來彈詞，名作如林，……然總不外乎旖旎風情，表出一段溫柔佳話，曾無忠孝節義中流傳音律，以鼓人情與志者也。

雙金鐲序也說：

自來彈詞，多作佳人才子相悅慕，蓋濫觴乎傳奇，然亦當發乎情止乎禮義，乃爲不詭乎正。

這兩書雖然都這麼說，但是他書裏的本事，一概建築在男女歡悅上面，不但不能改換彈詞的面目，簡直是變本加厲的描寫男女之情，他們在序裏說的話，可算是白說了。

蘇州快覽說：

說書分二種……一爲彈詞，即說三笑姻緣，描金鳳，珍珠塔，雙珠鳳等，皆爲兒女情愛事，故少年男女，愛聽彈詞。

這種彈詞，大概都是彈詞人所用的本子。至於文人仿作的彈詞，則以敘述歷代君王將相故事爲多，但在彈詞中實非主要部分。

滿清末年，事事講改良，改良的風氣，傳到彈詞上，大家都在做改良彈詞，傳到現在的有庚子國變彈詞女界文明燈彈詞等，自然都不是上口歌唱的彈詞了。

四、所謂南詞

刻本彈詞的首頁，往往標着『雅調南詞』字樣，不知者以爲南詞即是彈詞，如文明秋鳳序說：

彈詞始於南而盛行於南，是爲南詞，授官者歌之則爲官詞。

其實不然，南詞只是彈詞之一種。鄭西諦先生說：

十年間陸續所見彈詞，不啻三百數十部，大抵就其所用語體文之種類分之，有吳音官音的二大別。

他所說官音的彈詞，即是名爲南詞，嘗流行於吳音不通的地方。杭俗遺風說：

南詞者，說唱古今書籍，編七字句，坐中開口彈絃子，打橫者助以洋琴，每本四五回，稱爲唱書先生。

可知南詞也不是北方人稱彈詞的名稱，在南方仍然稱南詞，其涵意實等於官音的彈詞。

在北平流行的彈詞，自然以官音彈詞爲限，所以在北平只有南詞的名稱。白雪遺音選的固如是，興隆齋在北平出租的南詞，亦無不如是。蔣士銓的京師樂府詞有唱南詞一首云：

三絃掩抑平湖調，先唱攤頭與提要。高談慷慨氣麤豪，細語纏綿發忠孝。
洗刷巫雲峽雨詞，宣揚却月批風貌。冠纓索絕共歡譁，玉筍交頤極傷悼。
蜜意惑人最慘悽，談言微中真神妙！君不見杭州士女垂垂手，聽詞心動驚皇偶。
父母之命禮經傳，婚姻私定南詞有。

可見南詞的內容，與夫歌唱情形。完全和彈詞一樣，只是在文字方面，不懂吳語的人也聽得懂罷了。

以前北平賣饅頭的舖子，都帶着租賃唱本。有施家胡同東口興隆齋一家，出租的唱本，很多是南詞本子，也就是北方刻的官音彈詞。可知官音彈詞，在北平曾一度流行。但此種溫柔細膩的俗曲，終究和北方人的性情不相近，因此不久也就絕跡了。

五、彈詞與鼓詞的分別

彈詞和鼓詞，不知道的人往往把牠混爲一談，因爲這兩樣都是帶說帶唱的東西，都是開始唱一首西江月，或一首七言詩，粗粗看去，有些不能分別。臧晉叔彈詞小序說：

若有彈詞，多警者以小鼓拍板說唱於九衢三市，亦有婦女以被絃索，蓋變之最下者也。

用小鼓拍板的說唱，必是鼓詞無疑，但婦女們用絃索說唱，那又是彈詞了。這是彈詞和鼓詞在音樂上最主要的分別，但明朝人已經就不能分清楚了。後來的人，一見有說有唱的東西，即稱之爲彈詞，其實有很多是說唱鼓詞。

彈詞及鼓詞，在歌唱的時候分別牠，比較還覺容易，若在話本上來鑒定牠，那就困難多了。因爲彈詞裏敘事體的話本，和鼓詞差不多一樣的，刻這兩種詞的人，也都是用一樣的形式，說白都是連寫，唱詞都是斷句，甚至於每段首尾附加的詩詞，也是極其相近。那末，彈詞和鼓詞就不能分別了麼？非然，彈詞裏有一種代言體的話本，其形式與劇本相似，不至於和鼓詞相混，即敘事體的彈詞，也可以看牠的韻脚，斷定牠不是鼓詞。彈詞所用的韻，即是普通的詩韻，而鼓詞則用十三道轍，這是絕不相通的，細看即可以明白。

彈詞和鼓詞，在文辭方面也可以分別，大概彈詞的文辭，以溫柔細膩爲主，蔣士銓所謂『細語纏綿』者是也，鼓詞的文辭，則以雄壯豪爽爲多。彈詞喜歡描寫風花雪月，兒女私情；鼓詞喜歡敘述英雄豪俠，神怪故事。這仍然是由於中國南北民性的不同，彈詞行於南而鼓詞行於北也。

六、彈詞彈唱的情形

杭俗遺風記彈詞彈唱的情形，是用兩個人，一人坐中彈絃子，一人打橫打洋琴，惟中坐者開口說唱，這就是內行家所謂『雙擋』。但是也有不止雙擋的，如清稗類鈔三十七卷說：

彈詞家普通所用樂器，爲琵琶與三絃二事，間有用洋琴者，則以年齒尙稚而發音清脆也。

絃子洋琴以外，再加琵琶，則已是三人了。

近來普通的彈詞，只是一個人坐在桌子背後，自彈自唱，說白的時候，放着絃子不彈；歌唱的時候，纔彈起絃子來。要是唱的是代言體的彈詞，那唱的人要自作問答。若彼此有男有女，唱的人也要分作男女聲音說唱，所以彈詞的人，欲能兼

生，旦，淨，丑的聲調。

彈詞的技能，有所謂說，噱，彈，唱，四方面，說重清楚，噱重詼諧，彈重純熟，唱重響亮。而口齒清晰，咬字準確，尤為基本的需要。若彈唱既久，功夫較深的人，則出神入化，不拘定格也。

有只唱開篇不唱正書者，通常稱為『插邊花』，自較唱全書者為易，故業彈詞者，初學上臺，往往只是插邊花，由此亦可見唱易學而說難工。但開篇的文辭，往往高於正文，清稗類鈔三十七卷說：

彈詞為盲詞之別支，其聲調惟起落處轉折略多，餘則平波往復，至易領會，故婦孺咸樂聽之。開場道白後，例唱開篇一折，其手筆多出文人，有清詞麗句，可作律詩讀者。至科白中之唱篇，半由彈詞家自行編唱，品斯下矣。

有名澹園者，論說書四大忌，六不可少，實指彈詞而言（彈詞稱『說小書』見蘇州快覽）。且看他的說法：

一大忌，座客廣招攬與環；二大忌，鄉親漫講票和籤；三大忌，瞎漢何曾上腔板；四大忌，主人未必懂絲絃。不可少石砌磚鋪的乾淨地，不可少夏涼冬暖的爽晴天，不可少止渴生津的大茶碗，不可少吃烟點火的小香盤，不可少童子旋將桌子擺，不可少丁兒先把檯兒安。隨手兒彈得聲聲是雪亮，字眼兒吐來個個比珠圓。

我們看他的這段話，彈詞場中的一些設備，大概可以明白了。

彈詞的好壞，全係乎彈唱的人，同是一本彈詞，甲的彈唱起來，能使人興高采烈，乙的彈唱起來，能使人昏昏欲睡，可見彈唱的技能，是最有關係的。李伯元的庚子國變彈詞序說：

彈詞小說，由於演技人之高妙，其感人力量深遠。

中國的俗戲俗曲，大概都是這樣，有好的技藝人，則此種戲曲即興起，沒有好的技藝人，則雖係良好的戲曲，也不受人歡迎，人的問題，有這麼重要的關係。

彈詞以描寫細膩為尚，往往說唱一件小事，說上三五天，也還未完。清稗類鈔說：

昔人謂善評話者，於水滸之武松打店，一脚閹短垣，至月餘始放下，語雖近

謹，然彈詞家能如是，亦豈易耶？

鄭西諦先生也說：

有人說過一個笑話，他說聽人說唱彈詞，敘述一個婦人鞋帶散了，俯下身體去扣上，說了一夜兩夜，這婦人鞋帶還沒有扣好。

這都是譏笑彈詞的話，但彈詞的細膩委婉，也於此可見。清稗類鈔說：

彈詞之插科，彼業謂之『倏頭』，倏頭之佳者，其先必遲回停頓，爲主要語作勢，一經脫口，便戛然而止。科白之能解人頤，非簡練揣摩不可，其妙處在以冷雋語出之，令人尋味無窮。然亦有過於刻畫，尚未啟齒，而已先局局者，下乘也。

可見做作太多，不自然的東西，也不容易見長，所以翻復刻畫，反成了彈詞的毛病。

七、彈詞界的規矩

彈詞界的規矩很多，而且很嚴，要學彈詞的人，先拜一人爲師，納銀六七十元，女彈詞則三十元，要是不經過此種手續，任你技藝高明，也不能設場彈唱。彈詞雖然各有寫定的本子，但是傳習彈詞，仍是口耳相授。因爲彈唱彈詞的人，很少是照着書本上背誦的，即兩人同唱一書，亦不必一一相同。

彈詞界中也有很多行話，如初入書場與場主先訂定銀若干，謂之『帶擋』，應聘外埠，謂之『出馬頭』，兩人合唱，謂之『合擋』，一唱正書，謂之上手；一作答白，謂之下手，初學只能唱一開篇者謂之『插邊花』。

彈詞的人，不怕高人貴客的批評，最怕聽站書的轎役馬夫之流，因爲此種人一聽得彈唱不對，即羣起鬨鬧，俗謂之『倒面湯』。所以彈詞的人，必設法得到此等客人的歡心。

彈詞界中每年都有一個會書，是彈詞人合聚而較量技藝的會社，海陬冶遊錄說：

小東門外聚美軒，每逢七月，凡說書者，無論男女，咸會於此，各奏一藝，苟不赴會，則不得入書場。又向例先至先奏，奏過之曲，毋得重唱。

清稗類鈔卷三十六也說：

書寓衆多，於是，有每歲會書一次之例。會書者，會於書場獻技，各說傳奇

一段，不能與不往者，自是皆不得稱『先生』，不得坐場。

海上竹枝詞所云：

一曲琵琶手自如，改良開片信非虛，先生唱法誰優劣，且待年終聽會書。

即指此種較量技藝的會書而言。

八、彈詞名家

提到彈詞名家的時候，沒有一個不從柳敬亭說起的，但據孔尚任的桃花扇裏記柳敬亭的說書，純是一種鼓詞，和彈詞絕不相干。我們姑從清代初年說起，那時的彈詞，大半都是盲詞。張泓的滇南憶舊錄說：

金陵趙瞽以彈詞名，豪室爭致之，偶炫藝京江，頗爲八旗諸宦家所重：

楊光輔的淞南樂府註云：

彈詞盲女，近更學勾欄小調，濃妝坐茶肆賣唱，少年賭贈纏頭。

清稗類鈔卷三十六說：

女郎王青翰，乾隆時人，幼以目眚失視，而明慧過人，工彈詞，清吭諧婉，間爲激昂悲壯語，令人色動神飛，然不輕發也。曾見賞於杭堇浦王夢樓，賦詩投贈，聲價益高。

此即所謂王三姑也，杭臨江袁隨園皆有詩存集中，吳大鏞亦有盲女王三姑小傳云。

“王三姑字香隱，蓬門中清慧女也，失明後，遂遊彈詞鄧學禮之門，授其音旨，粲花妙舌，娓娓入情”。嘉慶時代有所謂四大名家者，纔是明目的人。有號僻就山人者著韻鶴軒筆談，其聽說書詩有云：

蘇州彈詞誰最精？陳俞姚陸皆有名，場中高座稱先生。

清稗類鈔音樂類也說：

其（指柳敬亭）後以彈詞名者四家，曰陳姚俞陸，俞則俞秀山也。四家中俞調獨傳，或訛爲虞調，謂出自虞山，非也。厥後又有馬調，馬名如飛。

我們看道光時刻的彈詞，很多是假託陳士奇俞秀山姚豫章陸士珍四人校訂或評定，或作諸人原稿，或作諸人題序，由此可知陳俞姚陸，即此諸人也。

道光時刻的芙蓉洞雙金錠義妖傳都標着『陳遇乾先生原稿』，我們據『陸士珍先

生原稿』『俞秀山先生原稿』之例，知道陳遇乾也是當時的彈詞名家。

與俞秀山齊名而爲時稍後者，有馬如飛，當咸豐同治時也。黃協塤的淞南夢影錄說：

彈詞有俞調馬調之分，俞調係嘉道間俞秀山所創也，宛轉抑揚，如小兒女綠窗私語，喁喁可聽。馬調則率直無餘韻，咸同間馬如飛所創也。

清稗類鈔也說：

彈詞亦有派別，今即俞調馬調比較言之。俞調音節宛轉，善歌之者如春鶯百轉，竭抑揚頓挫之妙，其調便於少女。如飛出，一變凡響。以科舉時代之八股例之，俞調猶管韞山，而馬調則周犢山，亦彈詞家之革命功臣也。

光緒初年人作海上冶游備覽也說：

虞調之外，又有馬調，此則十年前男說書馬如飛所創也。其調仿佛如虞，惟唱到末一字之前，故緩其腔，而將末一字另吐於後，有若蜻蜓點水光景，最動人聽。此調前有袁雲仙，最擅場焉。

這時已將俞調誤爲虞調，已不知有俞秀山其人也。

和馬如飛同時而又齊名者，亦有三人，合稱馬姚趙王，清稗類鈔說：

同治初年，吳門彈詞家之著名者，爲馬姚趙王，馬即如飛，姚字似璋，趙字湘舟，王字石泉。姚所演講者爲水滸，餘三人所擅長之說部，馬爲珍珠塔，姚爲玉簫龍，而王則南樓傳也。他如顧雅庭之唱白，田敬山之談諧，亦俱負一時盛名。雅庭之唱篇，多出自蘇人江聽山之手，所說爲三笑，插科道白，非他書比，要須出以文士口吻，得江編定，聲價十倍，江之深於此道可知。

原編彈詞的人，都不肯以真姓名示人，只題一個外號，這江聽山也恐怕只是重編的人，因爲三笑姻緣早已行世，而以彈唱三笑著名者，亦早有其人。三笑姻緣彈詞題詞鷓鴣天云：

何許先生吳毓昌，近來不做猢猻王。吹竽聲曼訊千古，彈鋏歌慚走四方。

翻舊譜，按新腔，權將嘻笑當文章。齊諧荒誕供噴飯，才撥冰絃闌一堂。

又凌菊人三笑七古題詞亦云：

毓昌老人泉石友，獨擅詞場無敵手。十指冷冷風乍生，三條絃索珠盤走。

大絃輕抹小絃挑，鶯聲歷歷鐘聲吼。形容畫出桂亭香，佳士風流配佳偶。
歌喉宛轉換人聲，泛泛池塘蓮出藕。咀嚼當時一片神，密語深情細分割。
風月無邊誰主持？雅者伊人韻者歸。有時錯落曰五星，有時一一貫魚柳。
巷語街談一掃之，彈詞寧落龜乍移（字疑有誤）。霏霏諸話忽復來，引得奚
童笑遮口。夜涼月上拂神辭，時令盤桓飲以酒。團扇爲詞一首詩，歸去商
之賢太守。

題三笑姻緣彈詞的詩，而全是贊揚吳毓昌，可知吳毓昌即以彈唱此書著名也。

業彈詞的人，往往成爲一種世業，如馬如飛之子一飛，王石泉之子綏卿，田敬山之子少山，均以彈詞著名。清光緒時蘇州吳氏兩昆弟，長曰西庚，次曰陞泉，最擅盛名，其後吳陞泉之子曰九菴，曰品泉，皆繼其父業以爲衣食。

九、女彈詞

彈詞是一種最溫柔細膩的俗曲，所以最宜於女子歌唱。從來以彈詞爲職業者，亦以女子爲最多。明朝時就已有這風氣，三風十愆記記常熟巧戶中有草頭娘者，『喜吹簫鼓琴，工博戲，能誦詩，更熟二十一史，精彈詞』。草頭娘一淫婦耳，安能熟二十一史？蓋熟楊升庵二十一史彈詞也。可知升庵書在明時已有彈唱牠的人了。清初崑曲中有女彈詞一齣，敘述彈詞女郎故事，是必先有女子彈詞流行，然後產生此種故事也。

乾隆以前，彈詞女子多爲盲女，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。嘉慶年間，雲間女子朱素仙，常招太倉項金姊，彈唱諸家傳說，語人曰，『聽其音則有響遏行雲之妙，……』後自作玉連環授項歌之。道光時人作有烟盒記傳奇，記當時有彈詞女子楊玉珍者，善唱玉蜻蜓彈詞，後與秀才張姓者有私，用烟盒定情，以至涉訟遣戍，事多質實，清人筆記多記其事，蓋實事也。又盛稱其色藝雙絕，爲當時女彈詞之最著者。直至咸豐時代，女彈詞還是個人獨立，隨地彈唱的彈詞。清稗類鈔說：

咸豐時有陸秀卿者，吳人也，避亂至滬，貌爲絕色，藝爲絕技，人爭招致之，一曲八金，珊珊來遲，飄飄去速，名重一時。

海陬冶遊錄說：

徐月娥汪雪卿善說評話，玉貌珠喉，么絃脆管，真箇令人消魂。日午宵初，常於土地堂羅神殿演唱，聽者聯坐接肱。每發一語，輒爲解頤。富室子弟，爭交歡之，皆慮不當意。月娥後歸徐辛彝，受專房寵，同時之以平話擅名者，如曹春江馬如飛，皆鬚眉中之矯矯傑出者也。

同治以後，才有聚族而居的女彈詞，名其居曰『書寓』，卽最初之清吟小班也。其創始者，亦爲一彈詞女子。淞濱瑣話說：

滬上書寓之開，創自朱素蘭，久之而此風乃大著。同治初年，最爲盛行。素蘭年五十許，易性沈，猶時作筵間承應。繼素蘭而起者爲周瑞仙嚴麗貞，瑞仙以說三笑姻緣得名，然僅能說半部，麗貞則能全演。惜蘭摧玉折，遽赴夜臺。瑞仙年逾大衍，猶養雛姬博買笑賞。

海上冶遊備覽說：

說書而易男爲女，亦取其易招人聽之故，女而肄業說書，亦取其引人入勝之意。業此者常熟人爲多。所說之書，爲三笑白蛇玉蜻蜓倭袍傳等類，亦不過十數部而已，目下愈來愈多，北市一帶，各里聚集，竟有三十餘戶焉。

清稗類鈔也說，『彈詞女皆居上海之城北』，曼陀羅館詞客戲編滬北詞史金釵冊，卽取上海城北彈詞女郎爲之也。

女彈詞以常熟人爲最多，清稗類鈔也記着：

女彈詞以常熟人爲最，其音凄惋，令人神移魄蕩，曲中人百計仿之，終不能並。其所說傳奇，大抵爲三笑綠雙珠鳳白蛇傳落金扇倭袍傳玉蜻蜓諸書。

招各書寓之彈詞女郎，另闢一地爲鬻技之所，名曰『書館』，或曰『書場』，清稗類鈔說，『上海稱女彈詞曰「先生」，奏技於書場曰「坐場」，又曰「場唱」』。

袁翔甫望江南詞有云：

申江好！書館姓名標，屏却鬚眉重巾幗，只談絃索不笙簫，暮暮又朝朝。

有號雲間逸士者，撰洋場竹枝詞，其唱書館一首云：

一曲琵琶動客心，無非說古與談今。著名雙麗何從覓？試向香街鬧處尋。

同光間上海文人的書裏，記這種書館的文字，多到不可記數，現在我們取其最完備的一段，以明此中情況：

有專開設書場者，葺屋一大間，延請一二女先生，或三四人，中設高臺小几，下列聽客之座，多至百餘座，茗盃手巾俱備，每客收錢四十餘文，至七十文不等，視先生人數爲多少焉，門外懸牌，大書『某日夜幾點鐘請某某女先生彈唱古今全傳』。屆時先生乘輿而至，登台高坐，台下之客，環坐而聽，所唱開篇之後，繼以正書一段，少停，再歌小曲一齣，憂然而止，亦即闕然而散矣。

（海上冶游備覽）

這種書場，自同治初年興起，直至光緒末年衰落下來，其間著名彈詞女郎，無慮數百人，我們看王韜的淞濱瑣話及海陬冶遊錄諸書，可以得其大概，不過以女子而彈詞，聽的人往往重其色而略其技，與狎妓之意無有異也。海陬冶遊附錄說：

吳淞江上洗耳人集申江彈詞女子二十八人，加以品評，一時傳遍北里。

繼此以後，又有免癡道人之二十四女花品圖，畫眉樓主的續花品，公之放之之丁丑上海書仙花榜，也列女彈詞二十八人，此時女彈詞已變成妓女化了。王韜的滬上詞場竹枝詞序說：『書寓之初，禁例綦嚴，但能侑酒主觴政爲都知錄事，從不肯示以色身，今則濫矣』。又說：『近日曲中書寓，規模酬應，一例相同，不復區別』。到光緒末年，賣唱賣淫，更是不分了。

彈詞不但以女子歌唱爲最多，即女子著作的彈詞書籍，也是汗牛充棟的多。鄭西諦先生說：

在彈詞中有一部分可稱爲『婦女的文學』，如天雨花筆生花玉簪緣之類，皆是一面出於女作家之手，一面亦爲婦女所最喜讀，真是 By the women, for the women 及 of the women 之書。

中國舊式女子讀書，古詩詞且在禁止之列，惟於彈詞則不甚禁之，故婦女讀彈詞作彈詞的機會較多。娛萱草彈詞序說：

世傳來生福集芳園筆生花諸作，麗句清辭，使人易入，故好之者終弗棄也。攷其作者，出於閨秀居多。昔鄭澹若夫人撰夢影緣，華縟相尚，造語獨工，彈詞之體爲之一變。逮吾嫂蕙風氏演述宋岳忠武事，撰精忠傳，盡洗穢豔之習，直抒其忠肝義膽，雖亦彈詞，而體又一變也。

梁溪陶貞懷在順治時編天雨花，雲間朱素仙在嘉慶時編玉連環傳，吳門侯香葉夫人在

道光時訂再造天等四種彈詞。同時歸安女子沈清華著醒愁編，鄭澹若夫人著夢影緣，咸豐時淮陰邱心如女史著筆生花，同治時鈕德英著金魚緣，光緒間毘陵女子程蕙英著鳳雙飛。其他鶯湖王素芬著吟餘編，映清女士著玉鏡臺，均不知爲何時。這都是女著彈詞中比較流行的著作。女著彈詞的風氣，幾乎同有清一代相終始，講清代婦女文學的人，還能忽略了這一部分的事嗎？

十、彈詞中之小唱

彈詞的人，每在開場白之前，奏彈一曲梅花三弄，俗謂之爲『三六』，以其每節拍子皆爲三十六拍也。這是一種有聲無詞的調子，用以試定絃索或靜壓書場喧嘩而已。開唱通常都是一段開篇，但是間或也有唱一個曲調做開場的，如玉連環之開始爲一剪梅，文明秋鳳爲西江月，真金扇爲浣紗溪，玉襲龍爲鷓鴣天，三笑姻緣爲憶秦娥，都是彈詞裏可以容納其他曲調的明證。

彈詞不但在起首處可以唱曲子，即在本文中小丑妓女之類，往往也唱些小調。因爲彈詞是一種單純的調子，唱得久了，容易使人生厭，彈詞人因而在相當地方，穿插入一些小唱，藉以新人耳目，因此各時代的小曲，存留在彈詞中的爲數不少。南方的小曲，趨新避熟，所以各時代的曲文，很少長久的保存着，因此彈詞的書裏所保存的小曲，大是可貴，我們略舉幾個在下面：

嘉慶年間人作的雙玉盃，第二十一回有小丑，花旦，付末，對唱小曲，其寄生草云：

奇怪奇怪真奇怪，兩個冤家一纒來，好叫奴打發誰人留誰在。一個兒家財萬貫多豪富，一個兒風流俊俏我心中愛。沒奈何，一齊將他相留待。說明了，輪流交替休芥蒂；說明了，輪流交替休芥蒂。

又剪剪花云：

姐在吓房中照菱花，外邊走進俏冤家，拍拍姐肩架，嗳呀！叫一聲『好姐姐』。姑娘一見微含笑，『你多時耽擱在那一家？害我望得眼昏花，嗳呀！茶飯也不思他』。才郎聽說忙相告，『你莫怪卑人待你差，乃是兩爹媽，嗳呀！不許我玩耍。今日爹娘完愿去，我是偷得餘閑到你家，來看看你美姣娃，

嗷呀！叙叙舊琵琶』。

此外還有京曲山歌，都是現在已經不流行的東西，若要將牠統統輯起來，也可以成白雪遺音霓裳續譜之類的書。

彈詞書裏同樣的遺留下許多南方的山歌，上之可以與馮夢龍童痴二弄相對校，下之可以與吳歌甲乙集相對看，也可以得到一點南方山歌變遷的情形，現在也舉一首在下面：

青紗帳子沒亮攸子个攸，郎勒姐妮困一頭，青絲个細髮沒披勒朵郎肩浪，好像雙林人勒朵買包頭。

十一、彈詞本子的刊刻

彈詞本子的刊刻，都是書賈投機來做的，所以非常的凌亂。有同是一篇序，而冠在幾部不同的彈詞上的，如同治癸酉重刊落金扇有吹竽先生一序，移置於光緒元年刊的還金鐲之前，只將『落扇』二字，改成『還鐲』二字。雙金鐲序又完全與安邦定國志序相同，惟雙金鐲序者稱春波池上釣者，係嘉慶庚辰作；安邦志序者稱江湖散人，係道光己酉作。而安邦志第三序又同於十二卷本九美圖序。同治癸亥刻的雙珠鳳序，又是改嘉慶癸酉刻的雙金錠序爲之。六美圖序改文明秋風序爲之。誰真誰僞，殊難斷定；孰先孰後，亦無從知曉。

乾隆五十一年刻的吉慶圖，是雲龍閣板子，而序大金錢傳的辦蓮生也即是雲龍閣。麒麟豹作序的人號廢閑主人，十五貫作序的人也是廢閑主人，這都是書賈弄的事。他所作的序文，沒有一篇具體的敘述，都是很籠統的幾句話，可以置之於此，亦可以置之於彼。

刻彈詞的書舖，乾隆時有蘇州的起秀堂雲龍閣，嘉慶時有上海的恆德堂經苑堂，蘇州的醉墨軒仁德堂，道光時有杭州的友于堂雲秀軒，蘇州的雲彩軒亦芸書屋，咸豐時有南京的汲古齋，同治時有蘇州的香葉閣。杭州的務本堂，有蓮溪書屋淨雅書屋，光緒時有浙江的喜雨山房輔仁堂，安徽的玉壺堂，蘇州的玉積山房吾馨軒等。

光緒年間上海世界繁華報館以及申報館翻印的彈詞，或將報上新作彈詞，單行留傳，最後各書舖用石印所印的彈詞，爲數更是不少。

十二、現存的彈詞

海上冶遊備覽說，彈詞『所說之書爲三笑白蛇玉蜻蜓倭袍傳等類 亦不過十數部而已，目下愈來愈多』。這是指光緒初年上海一地實地彈唱的彈詞而言，各地存在的彈詞書籍，自然不止此數。咸豐時陳同助序筆生花彈詞云，『彈詞，世之傳者不下數十百種』。然而彈詞流傳，以同治光緒時爲最多，所以後來增加的，實較陳氏所說的多幾倍。鄭西諦先生說，『十年間陸續所見彈詞，不啻三百數十部』。鄭先生又把他自己所藏的彈詞，編爲『西諦所藏彈詞目錄』一篇，錄新舊彈詞共一百十七種（見中國文學論集）。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到南方後，也先後收得一百四十幾種，現在我們把鄭先生收的，和我們所有的，作一個比較：

西諦藏彈詞爲史語所無者：

<u>廿五史彈詞輯註</u>	<u>七夢緣</u>	<u>玉姻緣前後傳</u>	<u>珍珠鳳</u>
<u>醒世全傳</u>	<u>節義緣</u>	<u>珍珠旗</u>	<u>蝦龍鏡</u>
<u>一文錢</u>	<u>燕子箋彈詞</u>	<u>雙冠誥</u>	<u>錦香亭</u>
<u>英雄奇緣</u>	<u>劉海台</u>	<u>盜金刀</u>	<u>鳳凰釵天緣環</u>
<u>北史遺文</u>	<u>雙魚傳</u>	<u>九品連台記</u>	<u>天寶圖</u>
<u>繪真記彈詞</u>	<u>潘必正尋姑</u>	<u>回龍傳</u>	<u>玉堂春</u>
<u>採金桃</u>	<u>意中情</u>	<u>想當然</u>	<u>四美圖傳</u>
<u>聊齋志異彈詞</u>	<u>玉鏡臺</u>	<u>哀梨記</u>	<u>孝女蔡蕙</u>
<u>明月珠</u>	<u>藕絲緣</u>	<u>同心梔</u>	

史語所藏彈詞爲西諦氏所無者：

<u>琴瑟和合</u>	<u>天貴圖</u>	<u>八仙緣</u>	<u>明末彈詞</u>
<u>龍鳳報</u>	<u>玉如意</u>	<u>詩髮緣</u>	<u>續紅鞋</u>
<u>百花彈詞</u>	<u>白獺傳</u>	<u>梅花夢</u>	<u>鍾情傳</u>
<u>醒愁編</u>	<u>玉尺樓</u>	<u>桃柳爭春</u>	<u>雲琴閣</u>
<u>映陝樓</u>	<u>一箭緣後傳</u>	<u>失落黃金印</u>	<u>玉蜻蜓後傳</u>
<u>子虛記</u>	<u>雙仙緣</u>	<u>赤玉蓮花</u>	<u>折桂香</u>

<u>雙金錫</u>	<u>桃花庵</u>	<u>何必西廂</u>	<u>吉慶圖</u>
<u>躍鯉記</u>	<u>紅羅寶帳</u>	<u>大金錢傳</u>	<u>繡香囊共七集</u>
<u>九絲緋</u>	<u>狐狸緣</u>	<u>犀釵記</u>	<u>絲竹韻傳</u>
<u>吟餘編</u>	<u>十玉人傳</u>	<u>錦堂歡</u>	<u>彈詞開篇選粹</u>
<u>金魚緣</u>	<u>天賜福</u>	<u>唇樓傳</u>	<u>拱壁緣</u>
<u>牙痕記</u>	<u>羅成賣絨線</u>	<u>七美圖共六集</u>	<u>八美圖三種</u>

東吳大學凌景埏先生也藏有彈詞近百種，北平孔德學校也藏有數十種。凌先生曾編過一篇彈詞目錄，載在東吳學報三卷三期。這目錄裏即包含他自己藏的和鄭西諦及孔德學校藏的彈詞。現在我們把這目錄裏凌先生和孔德學校所特有的，也抄錄在下面，其中與西諦氏及史語所所同者仍從略。

<u>金屋夢</u>	<u>梅柳配</u>	<u>金鎖記</u>	<u>平湖秋月</u>
<u>夜來香</u>	<u>天香恨</u>	<u>幽閨記</u>	<u>三美圖緣</u>
<u>瓊花觀</u>	<u>章臺記</u>	<u>白燕樓</u>	<u>昇平樂</u>
<u>香雪海</u>	<u>神女夢</u>	<u>永遇樂</u>	<u>花箋記</u>
<u>神劍記</u>	<u>雙喜配</u>	<u>玉魚記</u>	<u>青萍記</u>
* <u>十粒金丹</u>	<u>五色雲</u>	<u>奈何天</u>	<u>魚腸劍</u>
<u>烟花風月</u>	<u>巧連環</u>	<u>珠玉緣</u>	<u>高唐夢</u>
<u>四時春</u>	<u>無量佛</u>	<u>御爐香</u>	<u>背解紅羅</u>
<u>玉鏡臺</u>	<u>瀟湘影</u>	<u>落花夢</u>	<u>風流罪人</u>

(以上凌景埏藏)

<u>百花圖</u>	<u>醉芙蓉</u>	<u>登雲豹</u>	<u>麒麟閣</u>
<u>飛虎槍</u>	<u>猩猩圖</u>	<u>七俠圖</u>	<u>碧玉塔</u>
<u>碧玉獅</u>	<u>番合劍</u>	<u>金閨傑</u>	<u>小金錢</u>
<u>九龍傳</u>	<u>玉如意</u>	<u>乾隆鏡</u>	<u>巧奇冤</u>
<u>玉樓春</u>	<u>燈月傳</u>	<u>雙蝴蝶傳</u>	<u>青龍傳</u>
<u>英雄會</u>	<u>如意寶冊</u>	* <u>二虎嶺藏豹山</u>	* <u>五女與唐傳</u>
<u>五毒傳</u>	(以上 <u>孔德學校</u> 藏)	(加*號者恐係鼓詞)	

說 彈 詞

聽說丁在君先生也藏有彈詞一批，可惜這書在北平，我還沒有得讀。將來材料集中一點，想仿黃文暘曲海總目之例，作彈詞提要一書，替中國彈詞記一筆細賬。